

寶蓮寺(外一首)

金風送清涼，煙霞繞半山。
大佛立峰頂，慈燈照香江。



藝苑草
李風

土瓜灣

山河無城守，幼帝南逃來。
聖山竟遺跡，嗟嘆宋皇臺。

李風

生活裏的京劇術語

京劇藝術雖有小眾化趨勢，但有許多術語卻早已大眾化，在生活中留痕頗深。比如，常被我們掛在嘴邊的「有板有眼」、「一板一眼」、「沒板沒眼」等，都是京劇術語（雖然嚴格地說，有的術語形成時間比京劇還早，如「有板有眼」出自明代王驥德的《曲律》：「凡蓋曲，句有長短，字有多寡，調有繁慢，一視以板眼為節制，故謂之板眼。」明朝還沒有京劇，但由於京劇的影響力，人們自然先想到京劇，而不是那些鮮為人知的典籍），這些術語在生活中都另有含義，如「有板有眼」，用來形容一個人行為規矩、做事穩重，「一板一眼」，則形容得更為具體和準確。



文化什錦
姚文冬

京劇的板、眼，一般對應音樂的強拍、弱拍，如一個四二拍（四分音符為一拍、一小節兩拍）的節奏，第一拍為「板」，第二拍則為「眼」，稱作「一板一眼」，是京劇裏的「原板」，原板是所有板式的基礎形態，節奏強弱鮮明、穩重、規矩的原板，彷彿象徵着一種生活原則，自然容易跳出戲劇，在生活中扎根。相反，若說一個人說話、做事雜亂無章，就說他「沒板沒眼」。但「沒板沒眼」在京劇裏卻沒有貶義，而是「散板」的特徵。散板唱腔因為沒有板眼約束，演員可以根據內容需要和自己的理解，自由處理各個分句和某字某腔的長短高下。散板貌似沒規矩，也不是主要板式，但最不好唱，行內有「散板要準」的要求。散板

最考驗琴師，琴師不能死搬硬套，而且必須會唱這段戲，才能和演員配合默契。生活中也有一些「散板型」人，不拘禮法，但本質優秀，給這種類型的人當「琴師」可不容易。

有一句話，叫做「一個唱紅臉、一個唱白臉」或「有唱紅臉的、有唱白臉的」，是說在做一件事情時，有人說好話、有人說壞話，「紅臉」、「白臉」一起戲弄或欺騙當事人。「紅臉」、「白臉」與京劇臉譜有關。在京劇裏，一般把忠臣或好人扮成紅臉，把奸臣或者壞人扮成白臉，紅臉是正直的象徵，白臉則象徵奸邪，如關公是紅臉，曹操就是白臉。這樣的角色一出場，觀眾從臉譜上就能看出是好人壞人了，在藝術創作中，稱之為「臉譜化」。

還有一些術語如「行雲流水」、「字正腔圓」等，也和京劇有關。前者特指京劇的流水板，唱腔流暢優美，就像漂浮的雲和流動的水；後者所說的「字正」，是指字的發音要準確，「腔圓」就是旋律要優美、有韻味，「字正」才能聽懂，「腔圓」觀眾才愛聽。在生活中，我們說某件事完成得順利、幹得漂亮，如同行雲流水一般；若誇一個人說話好聽，就說他「字正腔圓」，當然這只是淺層含義，還可以引申到許多方面，比如言行標準、觀點正確等。我們習慣將一個公司的頂樑柱（骨幹人才）稱之為「當家花旦」，「花旦」是京劇的一個行當，在這裏顯然也被生活化了。

川菜打牙祭——海味入川



飲饌短歌

吃吃君
IG: mrchichi1988

傳統川菜宴席中，海味並不少見。比如鄧師傅給我們做的敘府廣肚和肝油海參。有朋友以為這些海味菜是鄧師傅創作的融合菜品，真可謂大錯特錯。川菜本是個融合體系，但這融合發生在上百年前。海味入川的歷史十分悠久，傅崇矩一九〇九年出版的《成都通覽》中已有大量海味菜，如麻辣海參、紅燒鮑魚塊、雞鬧魚翅（原文如此，「鬧」應為「淖」之誤）、玻璃魷魚等。這些海味菜是地道地道的川菜，並不是什麼融合菜、創意菜。

海味入川與人口遷移及經濟發展密切相關。由於戰亂，四川在歷史上曾人口銳減，局勢穩定後發生了幾次大的移民潮，影響最大的是元末明初和康熙平亂後的兩次大移民行動，史稱「湖廣填四川」。入川民眾多來自舊制湖廣省，即今湖南、湖北南部以及粵北。除此之外，兩廣和江浙移民亦不在少數。各地移民帶來各自的飲食習慣；隨着經濟發展，各地行商又帶來異鄉烹飪手法。沿海的飲食習慣逐漸扎根於川菜的基因中，沿海菜系的影響在百餘年前已生根。

四川地處內陸，海鮮的輸入在很長時間裏都面臨現實困難。當地人要吃海產，多數只能靠乾貨；富人自可吃得起海參、魚翅、花膠和乾鮑之類的名貴海產，普通民眾則多數只能以乾貝、魷魚等打牙祭。經過長時間的發展，川菜處理乾貨的技法漸趨成熟，絕不輸於沿海菜系。

以鄧師傅本次來港給我們做的海味菜為例，先說敘府廣肚。水發花膠（魚肚）改塊，在乾燒基礎上，減辣增香；魚肚燒入味後，糯軟可口。底下配一小口蛋麵，將芽菜、肉末和筍丁裹淨，是剛剛好的搭配。敘府乃宜賓的代稱，源於明朝敘州府舊制。川菜的海味烹飪受魯菜影響最大，魚肚多用油發，取其蓬鬆吸味，例如名菜菠餃魚肚。鄧師傅創作這道菜時，借鑒了粵菜的水發法，使魚肚保持軟糯，是傳統基礎上的合理發展。

再說海參，川菜中的肝油海參獨具一格，取味鹹鮮，汁濃參糯。此菜用粗豬肝和豬的雞冠油（即豬網油頂上形若雞冠的部分）入饌，豬肝和雞冠油焯水後改小塊，用高湯、薑、蔥、黃酒、鹽、糖色、醬油以及胡椒粉等燒沸打沫，慢慢煨成濃汁。待肝酥油亮時，用紗布



敘府廣肚（上）、肝油海參（下）。

作者供圖

民生低如塵 民生大過天



君子玉言
小杏

香港——這個小島上，名牌店林立、很多人手上戴着Rolex、拿着LV手袋、穿着Gucci皮鞋、喝着半島酒店下午茶。曾陪朋友去中環一家診所，有兩個衣着考究的女士也來看醫生，看起來是老相識偶遇。先是用粵語打招呼，然後就用英語聊起天來。令人想起托爾斯泰小說裏，十八九世紀的俄國上流社會貴族也常常找一兩句法語或英語，以示身份高貴。

在八十年代，笨重的老電視機、簡陋的老餐桌，牆皮泛黃斑駁，雜物從地板堆到房頂，沒有一件像樣東西。好姐有腰腿痛等老年病，走路不便，醫生勸她做手術，但公立醫院排隊候候時間太長，私家醫生又太貴，她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就不做了，只要能動就行了。病痛難受時要麼自己扛一扛，或者憑政府每年發的五千元長者醫療券，到偶爾來社區的流動中醫車做針灸，一次一百蚊。她的經濟來源主要靠每月領取綜援三千八百多元，公屋月租四百多港元。早中餐一般去老年中心吃，省錢。有事時義工會來幫忙。好姐淳樸善良，頻頻說「有公屋住，開心知足感恩」「自己沒有要求，平安就好。」唯一的希望是「後生仔不要搞事」。

住過渡性房屋的張先生出生在香港，一歲時隨父親返內地，在一個直轄市長大生活就業，一九九三年返港定居，老伴芬姐原來在大學工作，一九九五年辭職也來到香港。夫婦來港後在小學做校工十九年，現均已退休。獨子住深井，從事裝修行業。來港快三十年了，老兩口至今沒有一套自己名下的住房。過去住學校宿舍，現在年逾七旬，仍在輪候公屋。這套過渡性房屋沒有電梯，一個客廳兩間臥室卻是兩家人合住。十一平方米的臥室是老夫婦的，月租一千三百四十港元；九平方米的小屋住另外一戶。房子到年底期滿，眼看就差兩個月了，下一步將安置哪裏？仍是未知數。一旦住房合同到期，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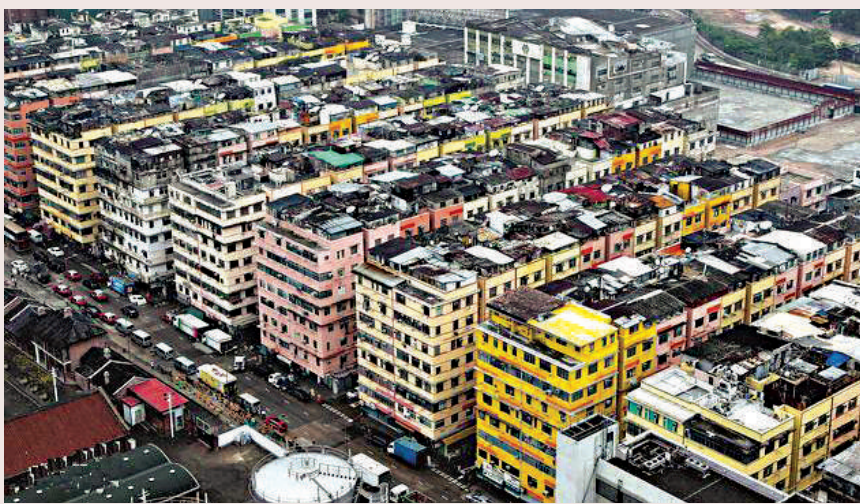
換公屋申請還沒批下來，就得自己租短期房，或者把東西存倉儲，暫住廉價酒店，這對他們來講是筆不小的開支。並且短期房難找，簽長期合同又擔心公屋輪候到了，造成租金浪費。現在張先生每天去郵箱查看有沒有房屋署的信函，每天都是空手而歸。

若他們仍生活在內地大城市，以芬姐的大學教職，一套百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成問題；退休金用來頤養天年更不成問題；兒子上大學有個體面的工作體面的生活，也不成問題。

住劏房的秋鳳今年四十歲，二十二歲時從廣東雲浮嫁過來，如今全職在家帶年幼的子女。家庭經濟來源主要靠丈夫一人做裝修散工，受疫情影響，有時一個月只有幾天開工，生活拮据。這套房被劏成了三間，住了三戶七人。她一家四口住的不到二十平米，月租五千港元。另外兩間劏房面積更小，廁所是沒有窗戶的「黑廁」，樓下餐廳的油煙經常排上來，空氣很差。她嘆着氣說「太壓抑了」，自己要是留在廣東，住的地方比這裏大得多。前幾天一家人終於申請到了公屋，正在翻新等入住通知。這還是在兒子女兒出生後有加分，排序從頭來過，好不容易才申請到的。「我住劏房十年，輪候了十八年才等到這個公屋」，說這番話時，秋鳳臉上仍然沒有一絲輕鬆欣喜。她八歲的兒子躲在裏間小床上寫作業，三歲的小女兒活潑漂亮，拉着我們的手看她的小玩具，眼睛像月牙般笑彎彎的。

一街之隔有在建的新樓盤，隔壁是嶄新的酒店，漂亮氣派，當然都是大商家開發的地產。那邊是香港，這邊也是香港。然而，那邊的光鮮不屬於這邊的人們，這邊的慘淡也不屬於那邊的關注。在這個地方，抬頭可見大都會的丰采；低頭隨處俯拾哀哀民生。此一眼繁華快意，彼一眼辛酸不堪。同一時空下，兩個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。

民生即民意民心，民生大過天，湯湯勢如水，可載舟亦可覆舟。看似微如塵埃，卻是為政治理大事。這一個個愁容，一聲聲嘆息，一幕幕日常，夜聽簫竹，枝葉關情，誰能安臥？豈能安臥？



土瓜灣十三街唐樓群。
資料圖片

走三一七國道 一「措」再「措」



二十一世紀
西行漫記
馮煒光

在西藏，「措」是指湖。讀者若自駕三一七國道，尤其是由阿里獅泉河出發往東去拉薩或成都方向，會見到一個「措」又一個「措」。

筆者十月八日早上九點三十分從獅泉河出發，先後經過阿里地區的革吉縣和改則縣，直往那曲市的尼瑪縣奔去。導航說車程是八百二十三公里，需要近十個小時。由於阿里地區的經緯度和新疆喀什地區相近，晚上八時才完全天黑，利用這個日照較長的優勢，擬在十月八日晚九時左右到達尼瑪。這樣只走一個小時左右的夜路，便不會違反筆者「不走夜路」的要求。但結果失算了。

三一七國道挺好走，除了有部分路面因為氣候原因而導致路基沉降外，基本上都是在平整的柏油路上走。車一進入革吉縣地界，便見到漂亮的「措」。筆者在導航和地圖也找不到名字，只能名之為「不知所措」。怎知到了改則縣地界，那裏的措更漂亮。

筆者幸運見到暮色蒼茫下的保護區。北京的朋友通過微信看到這幀照片，還建議用「願攜秋水攬星河」來點題。翌日由尼瑪出發往納木措，見到好幾個漂亮的措，在航拍達則措時，更拍到藏羚羊在吃草，無人機沒有驚動到牠們。還有恰規措，同樣很美。除了措，草甸和雪山也非常漂亮。三一七國道名氣雖不如三一八國道，但其漂亮風光，毫不遜色。

十月八日和九日兩天筆者合共駕駛了一千二百九十一公里，可謂「披星戴月千里走」。本來要走一千多公里並非什麼大問題，但這段國道有限速，而且是很低的時速，故令筆者失預算。在十月八日一天內，經歷了四段三一七國道的限速，有限速（時速）三十公里的、四十公里的、六十公里的，到了那曲市的中倉鄉檢查站，是限速七十公里。筆者在這裏收到平生第一張限速條，條上寫着中倉鄉至尼瑪鎮，每一百六十三分鐘一百九十八公里，等同限時速七十公里。問題是：由於前面的限速，在中倉鄉拿到這限速條時，已是十月八日晚上十時半，天已全黑，氣溫驟降。為免違法，筆者抖擻精

神，確保在時速七十公里下開進，其間有些路段，甚至限時速二十公里。「搏鬥」了逾四個小時後，最後在十月九日凌晨二時才到達尼瑪的酒店。登記時，也把當值的店員嚇一跳，他睡在前台後面的櫃上當值班，筆者的到來把他吵醒了。

在三一七國道走夜路是伸手不見五指的。因為內急，筆者曾嘗試走出車外，除了車燈，國道兩旁是羌塘自然保護區，仰望是燦爛的星空。筆者當時最擔心的是遇到野獸如狼群，便趕快回到車上。在這段路上跑，只能透過車頭燈光看到前面約兩米的地方，看着地面漆上的黃色線，以免開到對面線，也方便辨認出路是否會拐彎。一路走着，有些地方根本沒有訊號。深夜時分，連對面線開來的貨車也不多了。筆者當時提醒自己：千萬不能出意外，否則可能要等到天亮才會有人發現。

筆者看着前面兩米的地面，想着這和人生的歷練很相似。當遇上逆境時，何嘗不是「伸手不見五指」，好像毫無出路，只能望着前面，一步一腳印地堅毅走下去。因為若原地不動，便永遠也到不了目的地，也擺脫不了這黑暗。在這漫長的逾四小時

裏，筆者除了時刻注意地上黃線外，也思緒飛揚。紅軍長征時也走過藏區，不知他們當年走過的路會是怎樣的光景？

由九月二十日自成都機場租車開始，到十月八日已自駕了七千零八十四公里，距離筆者個人版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，還差不到一千公里，估計只要多走一周到達成都，便應達成這目標。屆時也是這次遊記收筆之時。

暫先擱筆，明天要走五百公里去巴青，那裏接近昌都市了。過了昌都，便是離藏入川。
(西藏篇十二)



▲三一七國道途經阿里地區改則縣時的兩個措。
作者供圖